

刽子手的一生

——贝利亚罪恶生涯

[苏]安东·安东诺夫-奥弗申柯 著

康春林 译

.12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刽子手的一生

——贝利亚罪恶生涯

[苏]安东·安东诺夫-奥弗申柯 著

康春林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1

译自苏联《青春》杂志1988年第12
期、《星》杂志1988第9期。

刽子手的一生

——贝利亚罪恶生涯

〔苏〕安东·安东诺夫-奥弗申柯 著

康春林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6.125印张 138千字

1991年1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6500

ISBN 7-80050-186-8/D·29 定价：2.90元

(内部发行)

译者前言

贝利亚是苏联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阴谋家、大刽子手。十月革命时，他是一个浪迹江湖的青年流氓，曾效命于受英国间谍机关控制的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木沙瓦特。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摇身一变，成为苏维埃肃反委员会即契卡的成员，从此，他伪装成激进的乃至超激进的革命者，积极参加苏联二三十年代镇压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迫害知识分子和排挤反对派的活动。他在这种活动中，利用挑拨离间、密告、诬陷、暗杀等手段，排除异己和升官路上的障碍，脚踏着他往日反革命同伙和后来革命同志的尸体，步步升高，10年左右就成了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契卡和国家保安局的头头。30年代初，他利用斯大林到高加索休养之机，充当斯大林的保镖，两次制造了他身先士卒粉碎匪徒袭击斯大林的事件，成为保卫领袖的“英雄”，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同时，他不失时机地向斯大林剖白忠心，表示愿意充当斯大林的政治打手和工具。在此期间，他秉承斯大林的意志，适应斯大林的政治需要，用颠倒黑白、瞒天过海的手段歪曲历史，雇人写了《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若干问题》一书，把斯大林描绘成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开创者和领袖，把斯大林美化为列宁式的人物。大清洗开始阶段，斯大林扫除了外高加索

的老布尔什维克领袖，让贝利亚当上了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一书记，使贝利亚成为外高加索的“皇帝”。贝利亚更加肆无忌惮地摧残党的中坚力量，成为外高加索的屠夫。1938年，已享有斯大林的忠实学生名声的贝利亚，被斯大林提到了中央，取代叶若夫，成为握有全国生杀大权的内务人民委员，100多万秘密警察的首领。战时，将士们在前线流血，贝利亚却在后方继续摧残集中营里几百万无辜的干部和群众，继续把许多有才华的军官投进监狱。战后，贝利亚的地位更加提高，成为仅次于伟大领袖的显赫人物。他秉承斯大林的意志，掀起苏联历史上第二次清洗高潮，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案件，千千万万党的优秀干部被屠杀和投进监狱。贝利亚从20多岁起家到50多岁灭亡，利用手中的权力，糟蹋了无数的有夫之妇和妙龄少女，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恶棍。1952年，贝利亚开始遭到斯大林的冷遇，但他大权在握，阴谋策划取斯大林而代之。斯大林去世后，正当贝利亚踌躇满志之时，被赫鲁晓夫组织的人马一举抓获。经过半年的审讯，贝利亚于1953年12月被秘密处决。

收入本书的共有三篇关于贝利亚的文章。其中，《贝利亚》、《一个刽子手的升迁》分别发表于苏联《青春》杂志1988年第12期和《星》杂志1988年第9期。两文内容互相补充，重复处略作删节。两文作者均是安东诺夫-奥夫申柯。他是十月革命的英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老安东诺夫-奥夫申柯的儿子。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老安东诺夫-奥夫申柯被作为人民的敌人杀害了，小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像千千万万“人民的敌人”的妻子儿女一样，被投进了集中营。斯大林死后，小安东诺夫-奥夫申柯成了研究斯大林问题、贝利亚、大清洗和苏共党内斗争的专家。作者在上述两篇文章中

挖掘出不少第一次发表的材料，不但揭露了贝利亚的发家史和罪恶史，而且对20—50年代苏联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都有新的探讨。为了加深对贝利亚问题的理解，我们选译了苏伦·加扎梁《这不应该再重复》一书中关于贝利亚和贝利亚分子内容的摘录，作为附录附在书末。该摘录1982年登载于纽约恰利泽出版部出版的《苏联内部矛盾》第6期，它对贝利亚及其走狗的罪行进行了批判和控诉。

在翻译中得到陈启能同志的许多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译者

目 录

译者前言

一个刽子手的升迁 (1)

贝利亚 (65)

附录： (148)

关于贝利亚和对贝利亚分子的审判

苏伦·加扎梁



一个刽子手的升迁

电影院正在放映影片《忏悔》。影院门口有人有两张多余的票要卖，两个年轻人走过来问：

“这个影片是什么内容？”

“说的是贝利亚的事。”

“他是谁呀？”

两个人将票买下了。不过，他们可能是属于那些没看完影片就离开影院的观众。

贝利亚和贝利亚暴政与他们何干呢？他们受教育时根本不知道这些新时代的暴君。

是什么促使作者去研究拉夫连季·贝利亚的经历：是复仇的心理吗？这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毫无意义。或者对此人有特殊的兴趣？或者是需要公开他的残忍行为？在这里，一切都是重要的。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儿子，一个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却在叶若夫时期被处决的人的儿子，我自己于1943年身陷卢大卡内部监狱。当时，贝利亚掌管国家安全机构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

我是在阿尔巴特街上正走着的时候被请上“M”牌轿车，拉到卢大卡的。

对我的第一次夜审就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谢尔盖·米尔施泰因的办公室里，他是贝利亚在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时的

老搭档。我被控犯有进行反苏鼓动和恐怖活动罪（苏联刑事法，第58条，第10和第8款）。我没有鼓动过谁，至于说到恐怖活动，对于我这个视力不好的人来说，恐怕是不严肃的。但是，在那座房子里，人们是不喜欢开玩笑的，尤其是在不存在犯罪要素的情况下更不喜欢开玩笑。在法庭调查时就是这样向我说明的。1944年春，他们让我在一次特别会议决定的副本上签字，这个会议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缺席判处我8年劳改营监禁。与过去的惩罚算在一起，我差不多要蹲13年监狱。

在劳改营中，我看到成千上万人成了斯大林恐怖政策和贝利亚恣意妄为的牺牲品。有几百万人丧生。死去的人等待着恢复历史正义，一直等待了好多年。

对于1953年处决贝利亚的事，现在谁记得？谁知道这一事件呢？在历史面前，是不能躲躲闪闪的。

在肆虐方面，这个嗜血的魔鬼，在那个无法想见的时代，甚至超过了斯大林的所有助手。如何描写这样一个嗜血鬼的形象呢？在那些不学无术的人中，贝利亚是个人物。他没有任何有益的建树，无所造就，无所著述，没有做出一件善事点缀自己的名声。但却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制造死亡的官员之一。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去认识他尤其重要。贝利亚是在血腥的暴力时代成熟的，可是他超过他的历史先辈，成为这一暴力时代的象征。

贝利亚是在亨里希·雅戈达和尼古拉·叶若夫施足了肥料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这两个人接替了捷尔任斯基以后，立即接受了斯大林镇压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的思想，并把它付诸于实践。于是，他们协助总书记办起了包容天下的监

狱。但是这两个前任不过是以上行动的爱好者，而1938年底到卢大卡的人，则是职业者。这就是任命贝利亚的意义所在。

贝利亚在斯大林手下，与总书记一起犯下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经过几十年以后，如今常有许多人问：“一个正常的人能干出这样的事吗？”

在那个时代是能干出的。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就已经成了一个罪恶的时代。在那个异常的时代，人的尊严、老百姓的生命一钱不值。大批人的生存问题依赖于暴君一时的思想闪念。

但是，我们不去谈什么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病态心理，让我们把它留给那些无聊的美化历史的人去议论吧。

围绕着斯大林暴政问题出现的新迹象和贝利亚暴政的后果，像在人们腿上绑了个哑铃，妨碍着人们前进。

只有扔掉这些哑铃，我们才能坚信，这些历史将永远不会再重演。

我们在研究贝利亚的经历时，一定要记住他是在竭力用传奇故事掩饰自己的过去。比如，他在计算他的正式党龄时是从1917年3月算起的。

贝利亚临死之前，在法庭调查时仍拒不承认那怕是证据确凿的事实。

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看不到贝利亚案件多卷本的卷宗。因此，我这篇文章主要的根据是目击者的见证、同时代人的回忆和报刊文章。

有一次，州里的学监来视察他们学校，学监的皮夹子不见了，里面装了很多钱。经过仔细搜查也没有结果。有人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让校长把自己的桌子打开，结果丢失的

皮夹子就在抽屉里。这种打击差点没有要了校长的命。

一个15岁的小子做出这种大胆的事，比起老练的恶棍来都不逊色，可谓前程远大。

后来，贝利亚在他的老朋友巴吉罗夫的庇护下参加了苏联保安机关的工作后，就竭力使中央政府注意他。为此，他写了一篇“专题政治论文”，阐述了在巴库组织特殊机构的计划。国外的历史学家们断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看到了这一计划。于是，贝利亚很快成为斯大林在外高加索的“最受重视的情报人员”，这使那些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和公认的政治领袖身受其害。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贝利亚与斯大林相仿，经常是不过久地滞留于一个地方。1920年春，贝利亚来到当时尚未并入苏维埃俄国的格鲁吉亚。不久，他在库塔伊西被捕，被当成了苏联特务。当时，莫斯科派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代表是谢尔盖·基洛夫。7月9日，他请求诺尤·若尔达尼亚释放这个被捕的人。贝利亚获得自由后，到达梯弗里斯，立即与孟什维克政府的暗探局接上了关系（N·维克托罗夫：《地下工作者、战士、契卡》，莫斯科，1963年，第73页）。^①

当关于“一个苏联特务”秘密联系的情报送达基洛夫手里时，贝利亚觉得最好是逃走。莫斯科的代表基洛夫立即致电巴库第11集团军特别处主任：“叛徒拉夫连季·贝利亚从梯弗里斯逃遁。请您立即逮捕。基洛夫”。

贝利亚被关到阿塞拜疆契卡大楼的地下室里。能够帮助他的是他的老友巴吉罗夫。巴吉罗夫当时已在觊觎契卡主席这一更高的职位，但是担任这一职务的巴巴·阿利耶夫得到

^① 契卡为苏联肃反委员会的简称，梯弗里斯是第比利斯的旧称。

760850

阿塞拜疆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纳里曼·纳里马诺夫的特别信任。

纳里马诺夫把巴巴·阿利耶夫刚撤下来（把他客气地调任党的工作），巴吉罗夫就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交椅，并于当天把拉夫连季同志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刚上任的契卡主席先任命贝利亚主管经济。不到一年，贝利亚就成了秘密政治处的主任和阿塞拜疆契卡的副主席。对于一个22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要的位置。恰似有句俗话说：“放虎归山”。

1921年春天，国家政治保安局负责人米哈伊尔·克德罗夫到巴库检查工作。克德罗夫也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之一。去巴库的路上，他们视察了哈尔科夫和罗斯托夫（顿河）的国家政治保安局机关。克德罗夫与该委员会成员图巴拉两人在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发现了什么？

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苏维埃政权的明显敌人被释放；恐怖分子和匪帮案件被取消；无罪的人受到惩治。而这一切都是拉夫连季·贝利亚直接插手干的。开始，克德罗夫想用“没有经验”来解释这位年轻契卡（即肃反委员会）付主席的奇异行为，但是不行，因为它是一种既定倾向。克德罗夫立即向他的长子博尼法季口授了一封信，叙述了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的破坏活动，对贝利亚作了政治上不信任的表示。博尼法季·米哈伊洛维奇将这封信带到了莫斯科，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安局。（N·维克托罗夫上引书，第72—73页；博·克德罗夫的个人见证，见《真理报》1978年2月24日）。

然而，捷尔任斯基不知为何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贝利亚从幼年时候起就确信，如果能够巧妙地利用老实人的轻信，干坏事就不会受到惩罚。就像盗贼会选配万能钥

匙一样，青年时期的拉夫连季就机敏而诡诈。加之他除了这些早熟的性格特点外，还具有厚颜无耻和惊人的顽强特点，于是他手中握有了一串罕见的解决问题的钥匙。借助于此，贝利亚这个木沙瓦特暗探局的特务，竟能跻身于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社会，与这些思想坚定、心灵纯洁的人为伍。

※ ※ ※

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与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同处一幢楼房里。

1923年，贝利亚已经是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秘密行动队队长，尽管他在共青团支部里相当活跃，但是没有一点特别的建树。

外高加索联邦和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里有许多人是拉脱维亚人。他们来自第11集团军。这支军队在奥尔忠尼启则的率领下，在1921年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在格鲁吉亚的确立。现在他们成了捍卫胜利成果机构的工作人员。这些人都是有思想的肃反工作人员，他们对党忠诚，坚信自身事业的正义。

他们都是年轻人，相互友好相处。有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他们无私地献身事业，谦虚谨慎、生活俭朴。外地来梯弗里斯工作的人住在“北方之家”这座以前的旅馆里，专门为他们在旅馆里建造了住所，里面有一个食堂。夜晚，他们聚集在这里，唱歌，玩闹，喝茶，谁只要有一只茶匙，就被认为是富裕的人。旁边有一个名为“卡托尔”的俱乐部，晚间这里热闹快活，年轻的肃反工作人员排演戏曲，准备音乐节目。

拉夫连季·贝利亚是一个工于阴谋和密告的能手。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在需要的时候放出肮脏的流言蜚语，以便离间与他争夺权力的对手，然后把他们各个击破。年轻的贝利亚

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要他感到有必要，他能够相当令人信服地扮演“自己人”的角色，又纯朴、又亲切。

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把那些至今还留在人民记忆中的格鲁吉亚契卡工作人员的名字写一写，将是有意

义的。

罗伯特·吉利比斯：20年代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1937年任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书记。他没有等待对他的迫害，卧轨而死。

杨·考宁

伊万·沃尔科夫斯基

奥古斯特·彼得罗维奇·埃格利特：当贝利亚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首脑时，他是唯一一名被留下来与贝利亚共事的人。其余的人都离开了外高加索。1951年前他担任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卒于1966年。

米哈伊尔·沃尔科夫：外高加索最早的肃反工作人员之一。列坚斯离开后，他于1931年转到新西伯利亚市。

亚科夫·维纳：20年代在叶尔绍夫手下工作。

谢尔盖·库格尔：他没有与别人一道离开梯弗里斯，1937年仍在那里。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什焦帕：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

康斯坦宁·洛尔德基帕尼泽：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后来于1936年前担任格鲁吉亚内务人民委员。再后来

到克里木工作。他是在一次路途被抓起来打死的。他的妻子蹲了劳改营。

还应该举出下列几个肃反委员会或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扎尼斯、亚历山大·约西列维奇、马特维·库切罗夫、

马特维·波多利斯基。

叶尔绍夫离开梯弗里斯后，扎尔佩捷尔也离开了。一年以后，扎尔佩捷尔被派到新西伯利亚市。

后来，亨里希·雅戈达把它调到了莫斯科。

30年代末，叶若夫和贝利亚当权时，上述肃反工作人员几乎全部被杀。只有一个人熬成了“钢铁卫士”，他就是奥古斯特·埃格利特。

悼念卡利斯特拉特·贾帕里泽

（《朝霞报》1924年9月9日）

再也见不到卡利斯特拉特·贾帕里泽了。

9月2日夜里，他倒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他是孟什维克贵族混蛋无止无休复仇行动的牺牲品。这些混蛋像匪徒那样暗中向他射出了叛卖的子弹。

这一伙走狗和刽子手清楚地懂得，贾帕里泽同志是一个什么人。

迫害格鲁吉亚人民的刽子手们，他们用自己“暴动”的企图玷污了自己，现在又加上一系列可耻的罪行。他们现在可以幸灾乐祸了。这一次，他们肮脏的手确实把共产党和格鲁吉亚人民的一位最忠诚的、最经得起考验和最坚定的儿子从我们中间夺去了。

卡·贾帕里泽是1903年入党的党员。20年来，为无产阶级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进行的斗争锻炼了贾帕里泽同志，把他锻造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逮捕、监狱削弱不了他火一般的热情。他曾在红军中、军事法庭、最后在肃反委员会搞过工会工作。在这里，在这个准确打击形形色色反革命

的铁拳头——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里，贾帕里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他的火一般的性格最适合肃反工作，因为这一工作要求一个人投入其全部身心，它要求一个人全然不考虑个人生活。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们，这些由王公贵族的牛鬼蛇神、向协约国卑躬屈膝的社会党变节分子和沙文主义者的残渣余孽组成的五颜六色的匪帮，他们了解贾帕里泽同志，他们知道他的价值。

可是，他们竟敢如此！

他们只敢像窃贼那样，从暗中向他射击，就像他们惯常所做的那样。

再也见不到贾帕里泽同志了。

但是，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和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永远不会忘记他。我们将会推出成千上万个新的贾帕里泽去接替离我们而去的卡利斯特拉特。让敌人去颤抖吧！

敌人也是了解这些的。即使在贾帕里泽同志的遗体入葬之时，他们的恶言恶语也不会停息。

不过，贾帕里泽同志本人也未必会希望有别于敌人无力的呻吟的其他什么音乐。这种有气无力的呻吟再一次证明了，他们在与日益巩固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是如何虚弱和无力！

拉夫连季·贝利亚

政 府 公 告

1925年3月22日

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高加索红旗军成员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米亚斯尼科夫，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主席所罗门·格里戈里耶维奇·莫吉列夫斯基，外高加索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驻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全权邮电人民委员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塔尔别科夫以及两位飞行员什皮尔同志和萨加拉泽同志，因“容克-13”飞机在季杜比跑马场附近失事，不幸于3月22日12时10分逝世。

专家委员会调查记录描述了这次事故的详情。11时50分飞机升空。12时5分电话中心站值班员报告：“‘容克’飞机在空中燃烧”。12时10分飞机坠地。

军队飞行员乘坐卡车赶往出事现场。现场目击者称：飞机离地20米高时有两位旅客先后从机舱跌下。飞机将要着地时汽油箱爆炸。在飞机残骸下发现米亚斯尼科夫和飞行员萨加拉泽烧焦的尸体。

技术检查表明：发动机和操纵系统完好。发火原因没有确定。（《朝霞报》1925年3月24日）

亚历山大·米亚斯尼科夫掌握政治上有损斯大林名誉的材料。关于这一点，有几个老党员、十月革命前米亚斯尼科夫干地下工作时的同志都知道。贝利亚是怎么察觉此事的？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此，米亚斯尼科夫对总书记构成了